



海龙屯



# 冀 海龍屯

## 《海龙屯光影》编辑委员会

---

总 顾 问：徐光华 郭正勇 吴士钢 黄晓霞

顾 问：石重友 杨长萍 杨 岚 汪海波 余 浩

戴拥军 林黛君 胡博学 朱江平

编委主任：林黛君

编委副主任：付 蓉 李 飞

编委成员：朱静波 陈宪忠 陈 炯 徐 正 米晓敏

责任编辑：李 昕 杨毓丹 王松涛 袁维玉



# 前言

海龙屯，古称“海龙囤”，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境内，坐落于龙岩山巅，故又称“龙岩屯”，系播州杨氏一族兴建于其统治核心区域的山地防御城堡，与平原城（今遵义老城）配合使用。播州，即今贵州省遵义市及其周边地区。播州之名，自唐贞观十三年（639年）起，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止，历经唐、五代、宋、元到明朝末叶，存在了962年。其中，从唐末到明末的725年间，为杨氏家族所统治。

海龙屯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物证，为宋元明时期的播州文明提供了特殊见证。

何谓土司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秦汉时期即已施行的羁縻之制。“羁”为马笼头，意为套住，“縻”即牛缰（zhèn），是牵牛鼻子的绳子，引申为控制之意，“羁縻”即是指牵制住从而使其驯服。羁縻之制是一种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的笼络怀柔政策，在其基础上，中央王朝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逐渐形成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定形于元朝，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完善。与此同时，为加强中央集权，明末开始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土司逐渐由中央派遣的流官取代，土司制度随着20世纪初封建时代的结束而终止。





海龙屯冬景 黄太钢、郑希有提供

海龙屯从创建到弃用，经历了土司制度由定型到完善，再到开始改土归流的完整过程。海龙屯始建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彼时蒙古大军由云南挥师东进伐宋，战火烧至播州西境，播州告急。两府节使吕文德与杨氏第十五世土官杨文商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择龙岩天险构筑军事营垒——“龙岩新城”，作为南宋西南山城防御体系的一道防线。可以说，海龙屯的出现，是地方拱卫中央的产物。终宋之世，龙岩新城仅作为战备需要，并未真正启用于宋与蒙之间的争战。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杨邦宪接受了元朝的招降，继续领袭播州。从此，龙岩新城成为播州杨氏的军事大本营和“离宫别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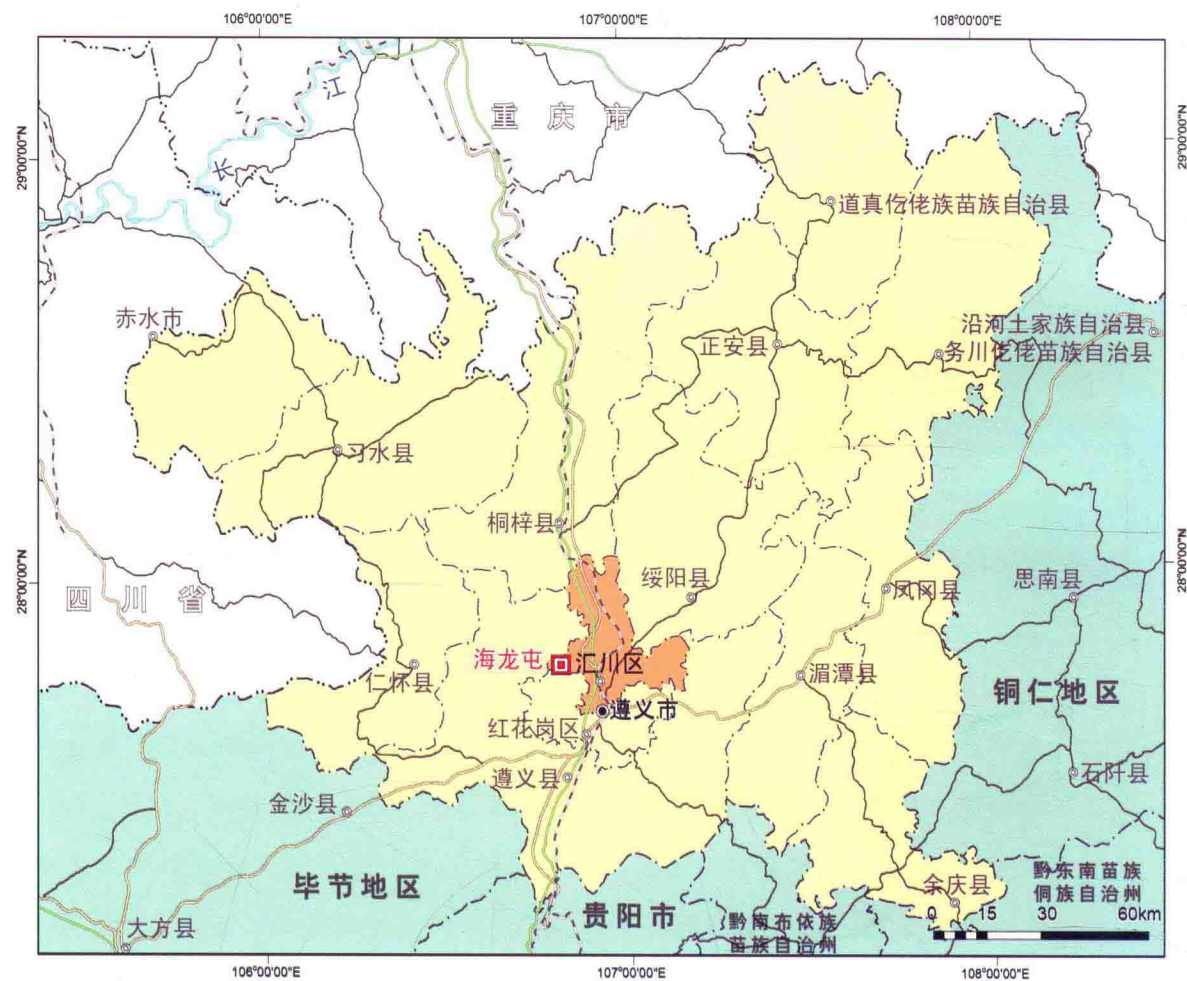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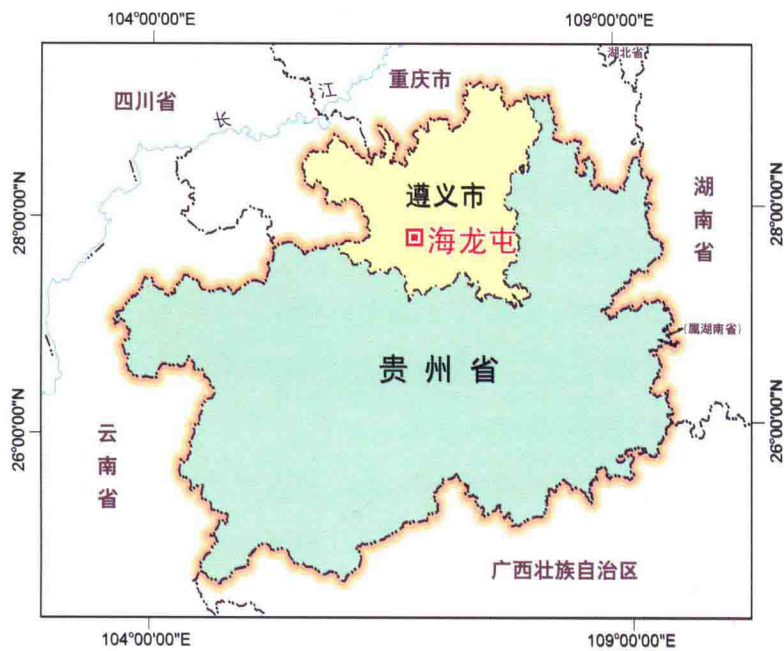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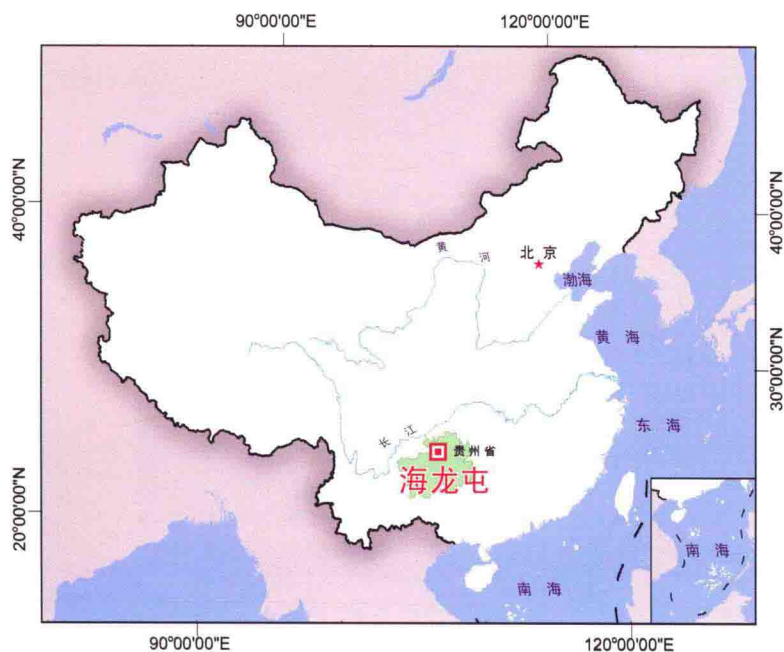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前后，杨氏第三十世土司杨应龙与中央的关系逐渐恶化，于是大规模重修海龙屯以作防卫。今朝天关、飞龙关上尚存有万历二十三、二十四年重建的年款。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役”爆发，明王朝举24万大军，分八路征播。明军在围攻海龙屯48天后，于同年六月初六破屯，杨应龙自缢，海龙屯上大部分建筑毁于战火。

现存海龙屯土司遗址主要为明万历年间（1595—1600年左右）的遗存，主要包括城防设施（城墙5838米、城门9处、哨台6处、军营1处、操练场1处）、行政及生活设施（“新王宫遗址”及“老王宫遗址”2处）、手工业设施（窑址3处、采石场1处）、交通设施（三十六步、龙虎大道、环城马道等）以及水井遗迹5处。

沧桑岁月四百年，山巅古堡犹自巍峨，无言地守望着一方热土，任人凭吊。时光埋藏了历史的珍宝，期待您的到来，静候您的解读。



# 海龙屯区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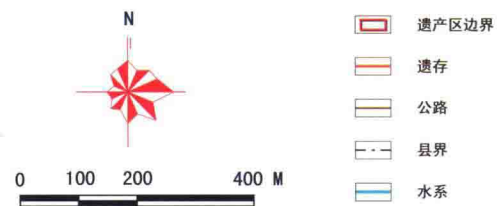
## 图例

- |        |     |      |    |
|--------|-----|------|----|
| 地区行政中心 | 国界  | 县级界  | 国道 |
| 县级行政中心 | 省级界 | 铁路   | 省道 |
| 申报遗产点  | 地级界 | 高速公路 |    |



# 海龙屯卫星影像图

图例







入北山道 (2015 年春) 李昕 / 摄

入北山道



# 海龙屯光影

目录



险

P01

奇峰耸峙筑屯御

防

P06

雄关金汤开画本



宫

P28

玉宇琼楼问风云





攻

P38

土月二城响金铁



情

P56

绣楼听泉有悲歌



材

P48

山巅瓦石等巧匠





險

Steep

## 奇峰耸峙筑屯御

驱车行驶在盘曲的鸣海公路上。窗外，层峦叠嶂，一派极典型的喀斯特风光。万历年间，明军将领李化龙领兵平播见到此情此景，曾在《露布疏》中谓播土之地貌为“丹崖紫洞，常截地而濛濛；翠壁苍峦，每横天而巖巖。羊肠鸟道，一夫可以当关；虎啸猿啼，万骑总为却步。加以腥烟幂覆，毒雾纵横。上漏下蒸，坐见飞鸢之堕；前溪后窞，常多有蠲之灾”。是绝地天险之象。

贵州当代书法家李达荣游罢海龙屯，著《海龙屯墨韵》一书，谓海龙屯之山形地势为“孤悬一带白云边，湘水环流马不前”。是既险且深之处。

明朝《平播全书·破囤塘报》总结海龙屯乃“极天下至险”，其“设备极天下至周”。

海龙屯所在的这片土地“山川险恶，林箐深阻”，位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北段，北倚娄山、南荡乌江。龙岩山是这一带的群山之首，海龙屯就雄踞于龙岩山山巅。杨氏一族择此山建屯，正是看中了它的险要天成。南宋末年，作为抗蒙防线的一环，杨氏第十五世土官杨文提出“建城壕以为根柢”、“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与两府节使吕文德商议据龙岩天险修关设卡。这座中央与地方共谋修筑的“龙岩新城”，在随后三个多世纪的经营下，俨然成为播州杨氏的军事大本营。

公路慢慢爬升，左侧一弯溪水时隐时现，两岸山壁恰如画屏，迎接八方来客。一路目之所见，千岩竞秀、万峰插天，形成进屯山道上的天然壁垒。当年杨氏沿途设险：截流成堰、依山筑屯、围谷建庄、架木为楼。关卡林立，使海龙屯呈众星拱月之势，即所谓“海龙屯周围，尚有龙爪、望军、海云等囤，养马、养鸡等城，皆海龙羽翼”。

及至龙岩山脚，下车仰观，更惊叹于海龙屯选址之险和妙。龙岩孤峰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四面群山拱卫有如铁壁铜墙，无怪乎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龙岩山的东、南、北三面均为侵蚀地貌，悬崖绝壁、沟谷深纵。西面相对较缓，然乔木连云，人迹难至。山下海拔约974米，山顶海拔约1354米，相对高差近400米。整座屯堡因山取势，防御工事天造地设。当然，单单是山高而险尚不足称奇。龙岩山山形略呈梯形，山壁陡绝而山顶平阔，汇祥云之气，聚天地之灵，正适合营造殿宇。

站在山脚的溪流交汇点左右环视，腰带岩沟从南侧深谷里引来涓涓细流，白沙水唱着潺潺欢歌从山的北侧环绕而来。两水汇合而下东南，更名喇叭水，流注湘江，贯通今天的遵义老城区，亦即当年的播州衙署所在地。据闻杨氏修海龙屯，曾以这条水路为进屯的交通要道，水路上设重关层层阻截，以保杨家基业太平。

山险，屯坚，凝结筑屯工匠几多血汗，吸取播民黔首几多膏脂。杨氏本愿是为己族构筑万世之基，却也埋下覆灭的根芽。康熙年间曾任绥阳县令的李铠作有《洋川竹枝词》，曰：“宣慰威权望若神，欲将脂粉困斯民。娶妻艳说田雌凤，笑杀桃花马上人。”说的是女将军秦良玉骑着桃花马，随明军大部征讨播州之事。平播过后，应龙淫威不在，播土换了颜色，只留得残关印证岁月的足迹。





海龙屯全景（2013年秋） 胡志刚 / 摄





腰带岩沟 (2012年夏) 海龙屯考古队供图



腰带岩沟 (2012年夏) 海龙屯考古队供图



腰带岩沟 (2012年夏) 海龙屯考古队供图









腰带岩沟 (2013年秋) 胡志刚 / 摄





## 雄关金汤开画本

Defense

铜墙铁壁，比喻防御十分坚固，不可摧毁的事物。

海龙屯是播州杨氏土司在其统治核心区域设立的山地防御城堡，依托天险，辅以工事，正是所谓铜墙铁壁、固若金汤者。屯东是入屯之要冲，东南与东北两侧各设一关以守进山之路，互为犄角。居东南者为铜柱关，居东北者为铁柱关，两关间曾有高墙相连。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四月中旬，明军攻破养马城，追逼海龙屯，直抵铁柱关下。“大将军灭努銃炮”火力全开，冲打铜柱关。播军据守铜、铁柱关，用滚木礮石和弩箭迎战。火器与冷兵器交战，火器虽胜，然伤亡亦重。《平播全书》记，经此一役明军“阵亡兵四名，轻、重伤兵二百二十六名”。海龙屯上层层设防，一关失守，播军即刻退至下一道防线，“尤然有关”。是以明军总兵“严令取关，拆墙烧楼，不取首级”。足见战事之急，攻关之难。五月初十明军攻下铁柱关后立即“掀挖城垣五处，



每处约长五、六丈。烧毁三层城楼二座，房屋数处”。如今的海龙屯上，城楼俱不复存，只余断墙残关历经四百年沧桑，犹自巍然矗立，供后人凭吊。

身披初夏的朝阳，沿木栈道登上铁柱关，轻触关口拱门角柱上的吊孔，仿佛能想象出当年守屯兵士查验来人身份，放下铁索吊桥的情景。穿过铁柱关，一个宁静的小村落映入眼帘，黔北风格的木房子错落有致地掩映在竹林柳枝间，小青瓦、竹夹篱、隔扇窗，仿佛随时会传出一曲乡间小调，挥别都市的喧嚣。

举步向上，旅游步道迂回曲折，左侧尚有部分并排路段保留着明代的登屯古道。古道台阶跨度很大，是直接在山体基岩上开凿出来的。绿茸茸的地衣镶嵌在古道的斑驳里，攀藤植物在石面上勾勒出古怪花纹。行至歇马台上，仰探石壁似有烟云游走，老树盘根、山花簇簇，峭直的巨石台阶如剑指苍穹，古书谓之“三十六步”，而当地人生动形象地称其为“天梯”。三十六级台阶，每级高约半米，跨度极大，阶面整体向下倾斜，立足尚且不稳，遑论奔走攻城。撑着护墙爬至天梯中段，已然气喘如牛，汗如雨下打湿脚下的影子，耳边似有角弓之声。终于爬至尽头，一道凌空木桥连接着飞虎关。当年的飞虎关，下临深谷壕沟，需放下吊桥方可与三十六步相通。父老言，修关之时，杨应龙请来了梁山三十六位天罡星镇守飞虎关，故命令工匠修建三十六级台阶。有文章认为，飞虎关与三十六步共同组成了海龙屯最具防御力和攻击力的区域之一。据传明军攻屯时，抽精兵轮番仰攻亦未拿下飞虎关。《平播全书》也只记有攻打之实，并未明确记录是否成功夺关。

入飞虎关，凉风裹着水汽和土腥味儿扑面而来，顿觉神清气爽。关口的前半部分仍同其余各关一样，用青石错缝砌筑，后半部分则直接在自然山体上凿出通道。泉水清冽，沿着通道流进关内，又顺着排水孔向外散去。通道前接龙虎大道，亦是开凿在山体基岩上的。古道随山势蜿蜒，内侧山壁常年滴水不断，泉石相击、珠花飞溅，拨动叶片荆条，碎落在路面上纵横交错的排水槽里，点点阳光便在水波中摇曳着。古道外侧筑有

矮墙围护，或将巨石从中剖开穿石而过，如启岩扉。两军交战时，播军定是通过这里迅速移动和回击山下明军的。

水光荡翠好颜色。从龙虎大道来，蒙一身莹润，如出水墨画本，回望来路不觉入山已深。日正中天，暑气上来了。抬头仰望，飞龙关的匾额在虹影光晕里明明灭灭，耀花了眼。飞龙关傲然孤立于绝壁之上，其下石阶旁有摩崖曰“云台”，字迹掩在苔藓中不甚明晰。山间多雨，雾遮重山驰目难。想象一下雨后岚气升腾的景象：关前雾锁烟迷，寻不着石阶走向，只见到白云深处有飞龙残影，想必这便是云台的由来。登临关口，右侧残柱临崖，形貌酷似复活节岛石像，直面深沟林海，守望故堡雄关。飞龙关大字匾额高悬，乃杨应龙手书，落款纪年表明此关重修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二月。入关第一眼便看见石墙上保存完好的石质漏窗，矩形边框内三个菱形并为一线相互套叠。古时要进入屯顶内城，须得通过这个窗口传递通关信物，查验无误方准通行。

由飞龙关而入，进入内城的边缘地带，地势变得平缓开阔起来。

顺环屯马道继续深入内城。途中朝天、飞凤二关紧密相依，无言地审视着进城人马。“朝天关”匾额三个大字也出自杨应龙之手，其落款时间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农历四月十三日（阳历5月21日）。匾额铭文记载了杨应龙获赐“飞鱼品服”，并受封“骠骑将军”一事。彼时应龙献大木，进京晋见天子后回屯，为谢皇恩在其重建的关堡上铭刻荣耀，不想仅五载寒暑，便已物是人非。山色灿烂依旧，无边风月，不管当年事。唏嘘中，我来到屯前的最后一关——飞凤关，民间管它叫“五凤楼”。这是一组略呈凹字形、相对独立的建筑，有正楼、两翼、内院等。院内立有杨应龙手书之《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屯严禁碑》，对屯上制度作了明文规定。考古研究认为此关乃海龙屯之正门。

沿石板路继续前行，下一站是杨应龙的辉煌宫殿。





铁柱关正面（2015年夏） 李昕 / 摄